

宋東京考卷之六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官治

宣徽院

按宣徽院在嚴祇門外尚食局之東掌總領內諸司及三班內侍之籍郊祀朝會晏饗供帳之儀一應內外進奉悉檢視其名物其吏史則有都勾押官前行後行其給使則有知客押衙道引行香之屬舊制南北宣徽使共院異廳南院使資望比北院使稍優然事皆通掌止用南院印開寶九年以潘美依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充

宋東京考

卷之六

一

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此始又以樞密副使楚昭輔權宣徽南院使以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權宣徽北院使至和元年趙抃言近非次除宣徽使節度使頗為煩數今後文臣須曾歷兩府德望為人推服武臣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從之

却埽編 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瑣細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亞二府有南北院南院資望比北院稍優然其職猶多因唐之舊焉

文獻通考 按樞密宣徽院皆始於唐然唐之職官志及會要略不言建置本末蓋因肅代以後特設此二

官以處宦者初亦無甚司存職業故史所不載迨後宦者之勢日盛則此二官日尊自五代以迄於宋皆以大臣為之然樞密既專掌兵事繁任重故其官不可一日廢而副貳屬官亦不容不備宣徽位尊而事簡故常以樞密院官兼之或以待勳舊大臣之罷政者及官制行而事各有所隸則愈覺贅疣故遂罷廢云

故事宣徽院與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事以先後入叙位熙寧四年詔位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下著為令九年詔今後遇以職事侍殿或

中書樞密院合班問聖體及非次慶賀並特叙二府班官制行罷宣徽院以職事分隸省寺而使號猶存初王拱辰治平中知宣徽院神宗即位拜太子少保明年檢校太傅改宣徽北院使尋遷南院立班序位視簽樞元豐六年拱辰除安武軍節度使再任自此遂罷使名不復除獨太子少師張方平許依舊領南院使致仕哲宗即位始遷太子太保而罷使名元祐三年復置南北院使儀品恩數如舊制在京人從視簽樞六年以馮京為南院使而張方平亦復使名中書舍人韓川言祖宗設此官禮均二府以待勳舊未

嘗帶以致仕且宣徽武官也宮保文官也不宜混并不聽方平亦固辭不拜七年馮京亦以使致仕紹聖三年議者言官名雖復而無所治之事乃罷之

沂公筆錄 宣徽使舊亞樞使位在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之上咸平中周瑩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自陳願居其下先帝從之遂為常制自瑩始也

甲申雜記 張文定前參知政事後為宣徽北院使神宗嘗使張承旨誠一密問宋龍圖敏求不知前兩府有賜方團笏頭帶例否宋公報曰非前宰相無賜例及文定改南院使知南京辭曰始被賜為異恩也後

宋東京考

卷之六

三

王宣徽知西京引例以為言遂亦被賜王宣徽實王相禹玉座主陰有力焉

登聞檢鼓院

按登聞檢院在左承天門外初仍唐制為知匭使雍熙元年改匭為檢後改曰登聞院又移置鼓司於丹鳳門外南街北廊以達下情至道三年命太子中舍王濟勾當鼓司用朝臣勾當自此始真宗景德四年詔改鼓司為登聞鼓院登聞院為登聞檢院命樞密直學士張詠判院判院之名始此仍差內臣監門不得關預公事隸諫議大夫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

失公私利害軍期機密陳乞恩賞理雪冤濫及竒方異術皆受以通達凡進狀者並先詣鼓院若為所抑則詣檢院

能改齋漫錄 按資治通鑑魏世祖懸登聞鼓以達冤人乃知登聞鼓其來甚久第院之始或起於本朝也雲谷雜錄 文昌雜錄登聞鼓院未知起於何代因讀唐會要顯慶五年有抱屈人賫鼓於朝堂訴遂令東西都各置登聞鼓自此始予按世說元帝時張闔私作都門蚤閉曉開群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搥鼓公車上奏其表又晉范堅傳邵廣二子搥登聞鼓乞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四

恩又後魏刑罰志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人窮冤則搥登聞鼓又隋刑法志高祖詔四方詞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謂愜聽搥登聞鼓是則登聞鼓其來已久非始於唐也呂不韋春秋堯置欲諫之鼓鬻子禹治天下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為銘於篋篋曰教寡人以獄詞者揮鞀二事當為登聞鼓之始

文獻通考 古者朝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本朝曰鼓司以內臣掌之鼓在宣德門南街北廊景德四年詔改為登聞鼓院掌諸上封

而進之以達萬人之情隸司諫正言凡文武臣僚閣門無例通進文字並先經登聞鼓院進狀未經鼓院者檢院不得收接

隆平集 景德中改登聞院曰登聞檢院鼓司曰登聞鼓院自此甌函遂廢天聖間復於檢院為檢匣凡言大事及朝政得失或訴冤未辨者悉令檢匣以進即言涉竒邪無得通聞置理檢使理之

伊川文集 伊川差判登聞鼓院上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體再辭不受

塵史 鄭毅夫嘗說藝祖朝聲鼓司求亡豬者上手詔

宋東京考

卷之六

五

忠獻趙公曰今日有人聲鼓司來問朕覓亡豬朕又何嘗見他豬耶然與卿共喜者知天下無冤民

山堂肆考 淳化中京畿民牟暉聲登聞鼓訴家奴失豶豬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謂宰相曰似此細事亦訴於朕大可笑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矣

堯山堂偶雋 李丞相綱罷京師士民伏闕撾鼓乞復用綱欽宗遣內侍宣諭衆尚未退暨召綱入仍令綱面諭遣之乃退汪藻有啟賀曰士訟公冤競舉首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蓋用故事以配

今事汪嘗舉以謂人作四六要當如此

待漏院

按待漏院在左掖門南百官早朝聚集位次之所也
朝野類要 內宮之前待漏院所以候宮開門及閣子
呼報排班則穿執而入也又名待班閣子

可談 早朝辨色始入前此集禁門外自宰執以下皆
用白紙糊燭籠一枚長柄揭之馬前書官位於其上
欲識馬所在也朝時自四鼓舊城諸門啟關放下都
下人謂四更時朝馬動朝士至者以燭籠相圍繞聚
首謂之火城宰執最後至至則火城滅燭大臣侍從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六

官及親王駙馬皆有位次在皇城外仗舍謂之待漏
院不與庶官同處火城每位有翰林司官給酒果以
供朝臣酒絕佳果實皆不可咀嚼欲其久存先公與
蔡元度嘗以冬月至待漏院翰林卒前白有羊肉酒
探腰間布囊取一紙角視之肉斲也問其故云恐寒
凍難解故懷之自是止令供清酒因傳知諸同官云
談錄 徐左省鉉職居近列每覩待漏院前燈火人物
賣肝夾粉粥來往喧雜即皺眉惡之曰真同塞下耳
天祿識餘 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按
李肇國史補正旦曉漏院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

樺燭擁馬謂之火城

瞻親院

按文獻通考仁宗景祐中詔度玉清昭應宮舊地建宮合宗室十位聚居賜名瞻親院於祖宗後選一人為宗正以司訓導糾違失凡宗族之政令皆令掌之奏事母得專達先詳視可否以聞

初諸王邸散居京師過從有禁非朝謁從祠不得時會見仁宗立瞻親院以壽春郡王允讓知大宗正事總領輯睦甚有恩意務以身先之教養子孫崇尚藝學不率則正其罪故更相責勵莫不勸服故事內朝謁宗婦不預因曰託姻皇屬而不得一望禁闈非所以顯榮之也奏通其籍

官誥院

按祕笈新書國初於右掖門置院四司誥身案並集於此以備中書除改本司郎官各主其事淳化五年始專置官司於省內凡官誥各以本司誥身印印之文臣用吏部武臣用兵部王公命婦用司封加勳用司勳掌文武官將校誥身及封贈官誥院提舉一人以知制誥充判院一人以帶職京朝官充元豐五年行官制文武誥身屬吏部蕃官誥屬兵部封贈及命婦誥屬司封加勳

并將校誥屬司勳官誥院四部誥身案及吏人隨事隸本部七年并司封司勳誥身案入吏部預書庫收掌崇寧四年吏部專置造官誥局五年罷令尚書右選主管大觀元年復置尋改為官誥院仍隸左右司三年復罷歸吏部政和三年六月詔依舊置官誥院差官二員主管少府監鑄印記吏部製造誥身案記為文中興以來因仍不改

曬紱軒雜述 唐宋拜官即給告身大約如今之誥勅大小皆然蓋先核其可否而後用之既用之即授以階爵而訓戒之誠重之也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八

審刑院

按文獻通考淳化二年八月己卯始置審刑院於右掖門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並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先由審刑院印訖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詳議中覆裁決訖付中書當者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令左右巡使五日一按視開封府司錄司左右軍巡及四推司繫囚因督促之有冤滯者以聞

燕翼詒謀錄 大理寺奏案刑部審覆奏而行之太宗慮刑部大理寺吏舞文巧詆特置審刑院於禁中以

李昌齡為之中覆下丞相必又以聞始論決淳化二年詔行之謹重人命如此自官制改并歸刑部不復有中覆矣

野客叢談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黃霸之為人上頷之僕謂龐證既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寬饒為人

宋東京考

卷之六

九

公廉鯁直無所迴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為人此說為得且前漢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桓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為對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為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鑿矣

御史臺

按御史臺在右掖門東澄清街北臺門北向取陰殺之義云

石林燕語 京師省寺皆南向惟御史臺北向蓋自唐以來如此說者以為隋建御史臺取其與尚書省便

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彈治不法北向取肅殺之義未知孰是然今臺門上獨設鴟吻亦非他官局所有也

唐三院御史謂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臺院殿中曰殿院監察曰察院此其公宇之號非官稱也侍御史自稱端公知雜事則稱雜端而殿中監察稱曰侍御近世殿院察院乃以名其官蓋失之矣而侍御史復不稱臺院止曰侍御端公雜端但私以相號而不見於通稱各從其所沿襲而已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十

歸田錄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文昌雜錄 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執青儀囊題云宜官告以受辭訟一人緇衣執鞭仗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隍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隍國朝故事御史中丞泣官呵引至朝堂門兩朱衣吏雙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蓋亦引隍之比也

燕翼詒謀錄□□宗重臺諫之選景祐元年四月癸丑

詔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又詔舉三丞以上嘗歷知縣入除御史裏行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開封判官自清要而歷繁劇選任既重一時號稱得人

按宋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為兼官不治臺事以中丞為臺長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為三院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浸廢至真宗增置言事御史神宗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

按唐百官志監察御史其一人善惡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十一

其二察戶口流散賦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廩耗減其四察奸猾盜賊不事生業其五察德行孝弟茂才異等藏器晦迹應時用者其六察點

吏豪宗兼并縱暴貧弱冤苦不能自申者 乃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舊闕大夫廳事踵鄴都制度闕門北鄉取陰殺之義乃命置大夫廳事闕門東鄉哲宗即位以大夫虛員姑省營築闕門北鄉仍故不改

書史 御史臺印左戾史字倒屈入用來少有中丞得免者

東都事略 建隆初劉溫叟拜御史中丞一日晚歸道由闕前太祖方御明德樓溫叟行至樓側下馬入奏

按故事非肆大眚即不御樓今陛下無故而御之軍
庶或聞則有恩給之望臣所以不敢却導從者不欲
驚彼耳目也大祖遽還給內帑三千緡付縣官以自
罰

廉吏傳 劉溫叟字永齡建隆間拜御史中丞憲府舊
例月賞公用茶中丞受錢一萬公用不足則以贓罰
充溫叟惡其名不取太宗在晉邸知其清介遣吏遺
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
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送錢者視西舍
封識宛然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十二

乎太宗侍晏後苑因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前事
太祖再三賞歎

寓簡 國朝舊制御史員闕則命翰林學士與中丞知
雜迭舉二人上選用其一治平二年闕監察殿中兩
員舉者未上內出尚書郎范純仁太常博士呂大防
姓名用之後皆以道德功業為賢宰相英宗可謂知
人也哉

三朝聖政錄 許王為開封尹被中丞彈奏太宗正劾
之王奏曰臣為天子兒今犯罪被中丞推鞫上曰朝
廷之制孰敢違之朕有過臣下當亦糾摘汝為開封

府尹豈可不舉劾卒罰之

筆談 禁中惟三官得告宰相告於中書翰林學士告於本院御史告於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

塵史 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辱臺錢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有所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稿拜囊封衆佇聽以為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庖造膳誤有遺髮於其間者詞云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髻然之狀御史皆以才舉所議如此而無責蓋朝廷務廣言路耳

予在開封南司會侍御史初入臺而赤令皆赴公參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十三

開封縣仍呈汴州杖其杖長三尺二寸五分上圭其半潤一寸二分厚七分下殺而圓長一尺徑七分於圓處火印汴州杖印四字大約與今之所謂小杖者不相遠凡決人未嘗用常貯於庫御史中丞侍御史初入臺即呈之按梁開平元年以汴州為開封府此杖殆唐所製也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食之語熙寧初程顥入臺為御史裹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向火

洛人李實景真熙寧初入臺為御史久而未有所言

時鄧綰文約任南牀

按宋時侍御史最為雄劇臺中會聚則於座南設橫榻號曰南

牀謂李曰當亦有所言否李曰蓋將言耳然未知何等事鄧曰如某人皆可言也李乃曰顧欲言人不善耶其長厚如此

沂公筆錄 孫參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與吳中復為御史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我豈薦識面臺官耶後二人皆以風力稱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東軒筆錄

御史臺有閤吏隸臺中四十餘年聲喏時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十四

每以所執之挺驗中丞之賢否賢則橫其挺否則直其挺凡為中丞者惟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為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其挺直驚問曰爾挺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曰昨見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指揮者數四復教誡者數四大凡役人者當授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之繁若此使中丞宰天下如此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自覺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慚謝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曾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圭以為不可作

詩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飢烏臺上噤無聲公聞之即

求去

按宋時以丞相為老鳳翰林學士為大鳳紫微舍人為小鳳

諫院

有司馬光題名記

按仁宗明道元年七月辛卯陳執中為諫官屢請置院乃以門下省為諫院而別創門下省於右掖門之西蓋朝臣皆有入局之所獨諫院無之故也宋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官職差遣纔以定俸入而不親職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別降勅許赴諫院供職方為諫官亦有領他職而不與諫諍其由他官領者帶知諫院以兩省官充掌供奉諫諍凡朝廷闕失大則廷議小則上封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十五

涑水記聞 慶曆初歐陽修余靖王素俱除諫官蔡襄以詩賀之曰御筆親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好竭謀猷裨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

宋稗類鈔

仁宗慶曆初急於用賢當時有聲望者王

兵部素歐陽校理修余校理靖魚工部周詢並除諫官朝野相慶時惟魚望不及三人蔡襄時為校勘以詩賀之曰御筆親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魚聞之乃曰予不與士論何顏復當諫列遂乞辭職朝廷

從之乃遷臺御史即除蔡知諫院號稱得人魚在臺亦稱職

墨客揮犀 包拯自御史直諫院危言正議傾動朝野仁廟常溫顏優納近侍以為難上曰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蓋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大聖之度慈厚若此

名臣言行錄 包孝肅公拯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去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以為龜鑑

慶曆中增諫員取敢言士歐陽文忠公首被選以太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十六

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

韓魏公家傳 公為諫官三年所存諫稿欲斂而焚之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集七十餘章為三卷曰諫垣存稿自序於首大略曰諫止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

職官分紀 熙寧八年同知諫院范百祿言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小兩省班同知諫院則絀而不與非明職分勤官守之意詔令綴小兩省班

長編 天禧二年右正言魯宗道多所論列上頗厭其數宗道因對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言事守臣職

也陛下以數而忌之豈非有納諫之虛名俾臣負素
餐之辱乎臣切愧之謹願罷去上慰諭良久他日念
之因題殿壁曰魯直

容齋隨筆 嘉祐元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諫院
上章乞立宗室為繼嗣對畢詣中書略為宰相韓公
言其旨韓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公問
洙聞諫院與司馬舍人甚熟洙答以頃年曾同為直
講又問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臺諫
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一項溫公私記之甚詳
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十七

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
許兩省官相往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
劉器之梁況之等論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
無章疏罷黜靖康時諫議大夫馮澥論時政失當為
侍御史李光所駁今兩省合為一府居同門出同幕
與故事異

任伯雨傳 任伯雨字德翁性剛鯁持論勁直為諫官
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號曰戇章

藏書 劉安世為諫官累廷諍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
俟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建觀皆蓄縮悚汗目之

曰殿上虎

田錫天資骨鯁遷諫議大夫上經史中治體之要三十篇真宗手詔褒獎每見錫色必莊嚴嘗曰是朕之汲黯也

可如 徽宗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即位貂璫承奉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院聞之力諫上悅即日詔內籙盡縱之勿復留惟一白鷓畜久而馴不肯去上以塵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刻公望姓名於塵柄以識其諫

湧幢小品 勒石始於李斯題名始於漢文翁禮殿三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十八

碑止題姓字唐建中二年京兆府有同官記碑則署爵里官方而司馬溫公諫院記則用文矣

朝集院

按朝集院在朱雀門外咸平四年四月創建以待士大夫之聽除授者

燕翼詒謀錄 真宗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詔以朝官注擬於堂貧者留滯逆旅無以為資乃置朝集院於朱雀門外院既成詔陞朝官以上到闕並館於院中官給公券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直惟可至廟堂省部銓曹官廳而已雖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

陞朝官以上造朝則先匿於親戚故舊之家俟所幹
置悉備方敢報閤門放見蓋閤門即日關報朝集院
開封有人馬即至迎入院中雖不可出入而同院中
士大夫日夕遊從情如兄弟或商確文字或使此詢
問風土或因而結交互相推薦其况味與栖栖逆旅
者大不侔矣景祐二年十月辛亥詔復增置以士大
夫之來者日多故也

湧幢小品 漢時郡國守相置邸長安唐有進奏院宋
有朝集院國朝無之惟私立會館然止供鄉紳之用
其遷除應朝者皆不堪居也